

江南梦

陈田平
CHENTIANPING
著

原色

YuanSe



華齡出版社

一粒麦子掉进土里、长了新芽，麦子黄的时候，他在地里偷看女人洗澡，留下了许多种子，荒芜很多土地，他死的时候埋在这里。

原 色

陈田平 著

责任编辑：阎祯圆
责任印制：李未圻
策 划：书鼎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色 / 陈田平著. -- 北京：华龄出版社，

2015.8

（江南梦 / 丁瑞，耿正茹主编）

ISBN 978-7-5169-0618-7

I. ①原...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9328 号

书 名：原色
作 者：陈田平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印张：32
字 数：600 千字
定 价：90.00 元（全三册）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发行部） 传真：84039173
网 址：<http://www.hualingpress.com>

目 录

上 部

一、鸡公山.....	3
二、阴山.....	6
三、溯源.....	7
四、转机.....	13
五、土地.....	18
六、命运.....	23
七、婚事.....	27
八、懒人.....	32
九、求子.....	39
十、祭河.....	42
十一、厄运.....	47
十二、因果.....	54
十三、爱情.....	60
十四、生活.....	75
十五、土匪.....	102
十六、药材.....	116
十七、轮回.....	143
十八、禁烟.....	177
十九、孤命.....	189

二十、插曲.....	193
二十、结局.....	196
二十一、悲剧.....	199
二十二、报应.....	210
二十三、终极.....	212
二十四、霍乱.....	215
二十五、土匪.....	229

下 部

一、十年后的鸡公山.....	237
二、阴山.....	242
三、新土匪.....	255
四、招兵.....	261
五、新任务.....	267
六、报仇.....	287
七、最后的太“奸”.....	304
八、超越生命.....	314
九、同学巧遇.....	325
十、火拼.....	330
十一、土匪的命运.....	343
十二、剿匪.....	352
十三、最后的鸡公山和阴山.....	376
十四、弑父杀弟.....	382
十五、宿愿难成.....	392

上部



一粒麦子掉进土里、长了新芽，麦子黄的时候，他在地里偷看女人洗澡，留下了许多种子，荒芜很多土地，他死的时候埋在这里。

一、鸡公山

(一)

破晓

破晓前后，鸡鸣。

一个村庄，几十户人家。

天渐亮

远处

无穷无尽的山，包裹着浓雾，像女人腰上的一堆裙子，耐不住寂寞，随时都可能不翼而飞。

山脚下，隐隐现现能看见一些低矮的茅草房子。

村子里

传来了公鸡最后一遍撕心力竭的啼鸣声，夹杂着婴儿的哭声，乳妇逗婴儿的声音。



女人起床正梳洗，床上，男人仍然还在睡着，女人看着床上熟睡的男人，笑了，脸也红了，可能又想起了昨晚两口子做的那事，虽然天经地义，但女人想到这种事，总会脸红。

人醒了，村子也醒了。

远处的山路上，不知是谁家的孩子赶着牛上山，放牛去了。

孩子骑着牛，唱着歌，山头上传来那支有放牛娃才特有的歌声。

稚嫩的童声漂荡在村子上空，久久回荡。村子显得有几分生气和希望。

太阳已从远处大山的豁口处露出了和血一样红的脸，慢慢升了起来，鸡公山被初升的太阳映得满脸通红，河也被映红了，血一样红。

山头上，矗立着一块巨石。

这块巨石，它不是一块平常的巨石，它叫“鸡公石”。

“鸡公石”天生就长得像一根男人勃起的阴茎，雄赳赳地矗立在鸡公山上，高大挺拔，雄壮奇伟，神圣无比，村子里的人都叫它“鸡公石”。不管多少代人死了，多少代人生了又死了，它仍然立在这里，岿然不动。按照祖先的规矩，它是族里的希望，是族里人的信仰和崇拜，它象征着族里人的香火，它神圣而不容侵犯。

村子

自然就叫“鸡公山”，整个鸡公山只有一姓人家，姓牛，祖先根源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并不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老人们说是从中原逃难过来的。

(二)

旭日东升，越升越高，山头的雾也散尽，大地清爽。

村口

村口的菜地里，几只狗正趁着旭日的光辉在疯狂地野合，在享受着这大自然赐予的力量，也许它们不懂享受，也不懂占有，只是为了完成一种原始的自然使命。一种简单质朴的生命延续过程。

这时，山里的牛二刚起床来挑水，正走到村口的菜地边，见几只狗正在忙得不可开交地干那事，牛二放下桶，拿了扁担，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

其实他不用蹑手蹑脚都不会惊跑这两只狗的，在做这种事的时候绝对是软弱时候，人类也不例外，何况畜牲。

一扁担下去，只听见一声如狼似的惨叫远远传开去，渐渐地消失。

只可怜那只正在兴头上的公狗，一扁担下去早已一命呜呼。

可怜的狗啊，为了完成这简单生命过程而生，谁料为了完成这简单生命过程而死，还死在兴头上，死得真不是时候，死得窝囊。

“妹妹哟，等哥挑水给你喝，明晚俺俩一块去奔月……”

牛二唱着歌挑水去了，歌声只能让村民知道他也起床。

牛二是鸡公山出名的懒汉，每天太阳不照屁股不起床，整天懒懒散散，游手好闲，有事无事都是啥事没有一样，快四十的人了，媳妇娶不着，仍是光棍一条，经常和村里村外的寡



妇闹点绯闻，最近牛二正高兴着，听说他正在“烧”（泡的意思）人家吴寡妇的火，是在守苞谷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这是后话，在此不提。

二、阴山

太阳升起

此时升起的太阳仍然照不着山背后，村子里叫这面山为阴山。照不着太阳的时候天凉爽是干活的好时候，大家都在地里干着活，有人还在吼歌子：“妹妹心中一把火，烧得哥哥身体那叫一个热……”

地里庄稼绿油油的，这是一片希望，对于农民来说一片希望在地里，一片希望在女人肚子，地里希望有了，但是女人不能生娃，家里的这片土地却没有希望，那这山里的地种来也没什么意思，山里就有这样的一户家。

这时，山里这户人家才起床，这家人并不是懒而是女人总会丢小孩，怀上几个月又不见了，如今，也许不会再会生娃了，这家人也就失去了希望，山上的土地也没心思去种了，连家里那块土地种了半天没有收获也不想去种了。

这里其余人，都上山干活去了，他们满怀着希望在辛勤劳作。不会生娃这家两口子却在绝望，起床后在家里磨蹭了半天，两口子才爬上鸡公山上的祠堂里去拜祖宗，可能是求祖宗赐一子。

鸡公山上，两个祠堂，一个牛氏家族的，另一个是吴氏家

族的。这一家族，族人姓吴，几百户人家全部是姓吴，祖先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居住在这块土地上，也就是居住在鸡公山的背水面，太阳照不着太多这个地方，这地方就叫阴山。

阴山紧挨着鸡公山，从山的起始处分成梁子，一边阳、一边阴，梁子末尾处是鸡公石长出的地方，那里成了公共地方，平时里也不怎么，平平静静，两族人在这好好过着日子，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一旦族里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是出现坏的年景，这里就变得很神圣，两族人仇恨将激起，罪恶产生，鸡公山牛家如此，阴山吴家也如此，一代传一代，代代如此，早已溶入了两族人的生命。

三、溯源

(一)

鸡公山牛家，阴山的吴家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背对着背，人不离人，山不离山，用山里一句话说“就是一个鸡公山上吊着的两颗鸡蛋”。

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在这里被吴牛两家的子孙们上演着，是与非，悲与喜，爱与恨，功与过，清与白，一幕幕留给了这土地，深深地埋下、生长，像土地一样生长，灭亡，永远地灭亡。

(二)

山里有句话说的是“两颗卵子打架与你求相干”，因为信仰他们就认为这一切与鸡公石有关，故事有了，悲剧产生了。

人类总是善于永久地侵犯。

牛家的祖辈到鸡公山时，这里只有十几户人家，全是吴姓，也就是吴家的祖宗们。此刻的吴家人，纯朴善良，牛家的祖宗到这里后恳求他们让自己留下，吴家就把南面的土地让出来给了牛家，牛家人繁殖得快，且牛家女人很不会生女娃，只生男的，而吴家刚好相反，两家结合刚好，吴家的女嫁给牛家的娃，这正好，可这种好好在牛家，因为吴家的女嫁给牛家的娃生的娃还是牛家的娃，几代人后，牛家强大起来了。

强大的总是恃强的，古往今来无一例外。

吴家的人被赶走了，如果不走是不行的，在强大面前弱小休想说“不”字，就这样吴家被迫搬到侧面山脚下和山上，也就是阴山。

从此，吴家规定“吴家的女人不能嫁给牛家的男人，谁要是愿意嫁给牛家的男人，就用棒槌杵死。”他们认为吴家遭受这么大的耻辱，就是因为吴家女人帮助牛家男人生娃才造成牛家的强大引起的。

女人有时总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

于是吴家祖训产生了。

第一条：吴家女人不准嫁给牛家男人，吴家男人可以娶吴家女。

第二条：吴家男人永远不能忘记被牛家赶走的耻辱。

第三条：吴氏子孙要同心协力把被鸡公山牛家占去的土地



抢过来，雪洗耻辱。

.....

为了祖训，吴家人只有雄心，那还不行，还得有实力。

吴家的后代想办法拿回自己的土地，可是打不过牛家。牛家男人多，打架总是男人多的好。吴家女人只能给吴家男人生一个男娃，最多就是两个，有些甚至不能生男娃。这个愿望就一直拖到民国初年的时候，才出现一点转机。

那是阴山吴家出了一个土匪，一听说土匪，农民总是怕三分的。当时那个土匪带几百号人直奔鸡公山，扬言说要用枪把鸡公山牛家女人杀光。

鸡公山最宝贵的就是女人。家族要强大得靠女人，没女人就没人给男人生娃，没娃一个家族就没有希望，杀光了鸡公山的女人，牛家的男人怎么办？男人，即使你没什么本事，一辈子窝囊，但你不能没有后代，否则这家人的香火就被你断了，也就断了这家的希望。希望总是在后面，因为农民总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

牛家男人再多，也挡不住土匪的火枪。世界永远没有正邪，只有力量的对比。既然怕，那就只好割地。牛国清虽然没读过书，但他还是想出了清朝那些王八蛋那一招，割地解决了此事，保住了牛家的女人，牛国清也因此成为鸡公山牛家的族长。

(三)

牛家的辈份是国、正、天、兴、顺，永远轮回下去，六世同堂的情况是不会出现的，自然也不会重复混淆的，牛顺富有



四个儿子，牛国清是牛顺富的老三，老大叫牛国林，老二叫牛国兵，老四叫牛国宝，老大、老二都是山里说的那种老实人，只有国清踏实，办事妥当，还是牛氏家族的族长。

牛国清十五岁时就学会了做男女之事，族里有一个习惯，就是男的大了就要学做男女之事，既然是学就要有师傅。族里有老师，这老师在这方面上是经验丰富，学会了的孩子就会教别的女人学，当然是要自己看得上的，山里人不贪婪，也有例外，凡事都有例外，何况这种事呢。

这时的鸡公山的老师是一位叫做芬姐的，按辈份应该是国清的堂姐，比国清大五岁。国清就是被她教会的，只是会，也就是知道怎么做，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有些事只要会就行了，没必要知道是怎么回事，知道了反而不好。

教做事的那晚，国芬告诉国清道：

“老弟，姐姐今晚挨你睡觉，我有糖给你吃”。

“你不要掐我，我就和你睡，也不准搔我，我怕痒。”国清说道。

“好，姐不掐你也不痒你。”

国清答应了，那晚他睡在国芬姐的脚头。

天亮了，门外一大堆鸟在竹林里叫个不停，叫得国清睡不着觉，国清醒了，醒后，国清问芬姐：“芬姐，我还要。”

国芬还以为他要糖，又拿出一块糖给他。

“不要，我要昨晚那块。”

国芬知道国清要什么糖，按部就班地又给了国清一次，国清就这样会了，还以为是在吃糖。

以后，他还想要吃糖，还去找芬姐要，牛顺富就知道国清已经会做男女之事并且也想做了，农村那些当父母的，总想着

给儿子拉拢屋里人，这一带叫妻子都是某某的屋里人，周围一个算一个，也能早抱孙子，这早已经过山里人的血液里无法改变，山里人一旦上了点年纪，只有看到自己的孙子才觉得看到了自己的希望。

牛顺富就开始给国清张罗着找屋里人，人找着了，是国清他二婶的媒人，是国清的堂姐，叫国慧，比他大三岁。

过门亲事没有大操大办，山里人说结婚是叫过门，女的来了就是，男方家放一串鞭炮表示女方也过了男方家的门，这是山里简单的婚礼，也有隆重的，山里人叫做大操大办。

新婚之夜，国清不和新娘睡，却跑来和他爹睡，被他爹一次暴骂。

“你狗日的，你婆娘来了，你就成家了，你得和她睡在一起，以后还要生娃，你已经是男人了，以后你还得当家的。”

国清被牛顺富这一顿暴骂，回到新房里，一个人摸上床睡了，他才不管国慧，国慧也就在床上干坐了一晚。

第二天一大早，国清就跑去找国芬姐说要吃糖。

“你不是有屋里人了，她也有糖，她的糖比我还甜。”

“她没有，昨晚她都没分给我。”

“今晚她就分你了。”

“那羞死了。”

“你要把灯关了。”

新婚第二晚

床上

黑黢黢的，只听见一些脱衣服的声音。

是的，女人有时就像糖一样的甜。

后来，国清知道做这事怎么回事的时候，他都做爹了，可



这时并不像以前一样喜欢了，他的大娃都出世了。不过，你是人家的男人，你不想，但不一定你的女人不想，女人想的时候你不想你都还得尽到义务，国慧每天晚上都想这事，说要生一个女娃，可想要女娃就不生女娃，一连生了三个男娃，山里人叫做放牛的，生了女的叫做花的。

国清二十岁时，吴家人出了土匪说要杀牛家女人，当时国清出面解决此事而当上了族长，大儿子正清已经会走路了，老二正气也一岁了，老三正阳刚刚出世。

(四)

国清当了族长还是农民，每天还得在地里农活，还要解决族里的事，国清精明能干，办事细心妥当，族人都很相信他。

一年后，国清的第四个娃出生了，是个做花的（女孩），族人高兴，国清高兴，鸡公山女人总不会生女娃，国慧却在那堆柴灰上为他生了一女。

族里有一个风俗，在山里，每一家人都是烧柴火来煮饭，很少有人烧煤炭，烧柴剩下的灰就放在耳房里。家里的男人女人要小便的时候就撒在灰上，时间一长，这堆尿灰就凝成了块，女人生孩子的时候就在这堆尿灰上生，不在床上生。山里的习惯，这样生下的孩子会长命百岁，山里人图个吉利。孩子生完后，灰上就有了血，沾了血的灰就不能再留在家里了，就要男人亲自从这些灰上取一些凝着血的灰，然后再拿三个红辣椒，一起放在某叉路口，让过上过下的人带走晦气，然后再把屋里还剩下的大多数背到地里做肥料。国清也就这样背了四回。